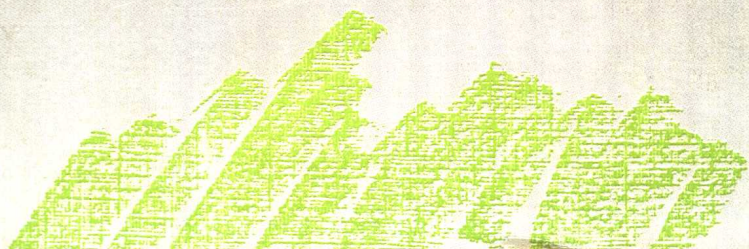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落潮之后是涨潮

谢望新



1206.7
XU77

谢 望 新

落潮之后是涨潮



10011988

落潮之后是涨潮

谢望新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1插页 255,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0475-3/I·434

定价：4.85元

目 录

命运的选择与永远的受难

- 《落潮之后是涨潮》序……………陈志红 1

五台山车祸与蒋子龙创作心态

- 读《饥饿综合症》写下的梦话…………… 6

落潮之后是涨潮

- 论航鹰的“东方”女性家族…………… 30

广东长篇小说创作三题

- 兼评《胭脂河》、《天堂众生录》、《流动的雾》…………… 60

南方文学品格与现代“资本”形象

- 《商界》初辩…………… 83

拥有自己的一方圣土

- 何继青南线战争小说拾零…………… 97

编者所识与作者所求

- 读《人民文学》刊发广州军区作家的一组小说…………… 113

为张欣和张欣的小说而作…………… 120

冲破自己营造的“壳”

- 郭光豹诗集《少女少男》序…………… 134

新闻记者的智慧犹在	
——程贤章人物专访集《从祖庙到自由神》序·····	139
时代需要记者型的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集《中国的旋风》跋·····	146
一个剧本支撑起一个剧作家	
——孔良电影文学剧本集《似水流年》序·····	155
亟待开发的一块文学领地	
——余松岩中篇小说集《生活三部曲》序·····	161
“末代”大学生的反思与认同	
——袁炳散文特写集《走出家门是香港》序·····	166
《小姐同志》引起的思考	
——给李丹(丹圣)同志的一封信·····	171
不可迷失自己	
——杨永辉长篇纪实文学《女人在黑洞里沉没》序·····	174
欧阳山及其创作 断 论 ·····	177
走出五岭山脉	
——兼序伊始小说集《黑三点》·····	197
续谈“走出五岭山脉”	
——在《作品》、《当代文坛报》座谈会上的发言·····	207
三谈“走出五岭山脉”	
——答《文艺新世纪》记者问·····	217
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任务 ·····	227
社会主义文学的反封建任务 ·····	233
关于敏感及“放”与“争”的思考 ·····	242
何以反面教训甚多? ·····	249

关于“干预生活”与“写真实”	252
什么是今天作家的责任	262
文艺要与人民息息相通	269
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扬	
——“伤痕文学”辩	272
要塑造形象，不要制造偶像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艺术形象塑造断想	280
为什么激起了“感情的风暴”？	
——试论话剧《曙光》、《丹心谱》、《东进！东进！》	
的思想艺术成就	288
要革新，又要再创造	
——传统剧目“推陈出新”浅议	298
历史感的加强与悲剧意识的觉醒	
——《1984小说年鉴丛书中篇小说卷》序	305
文艺批评与艺术分析	313
“广派”文学批评的历史与基本特征速写	
——《落潮之后是涨潮》跋	320

命运的选择与永远的受难

——《落潮之后是涨潮》序

陈志红

文学发展到今天，不知还有多少人仍把它看成一项庄严的事业。我的不少朋友们，每每在言词之中表露出对“庄严”这一字眼的踌躇和揶揄。我们的自信心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很纯情地谈文学的人越来越少，读文学作品的人直线下降，读评论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写作品的人，写评论的人，有多少还执著地将文学作为心灵一方小小的归宿。

坦率地说，我并不抱太大的指望。与其说这是在对现实的正视之后所完成的一次心理调整，还不如说是对文学正在艰难地走回自身的一种合乎情理的认识。

将文学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的人，会把孤独与寂寞珍藏在心里，熬着自己浓浓的血，延续着文学的真正的庄严。所以，悲哀又是不必的。

我在作如是想的时候，手头上放着的，是谢望新君刚刚编就的一部二十余万字的文学评论集：《落潮之后是涨潮》。

书名本身的选择似乎带有某种整体性的暗喻。它从昨天走来，延续到今天，还将向明天走去。对一个文人来说，一本集子，往往是一段生命的小结（如果它真的有生命的话），这本集子也不例外。

与当今活跃于中国文学批评界的许多中青年文学评论家一样，谢望新是在新时期文学刚刚聚起大潮的那几年走上文学评论之路的。收入本集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任务》、《社会主义文学的反封建任务》、《关于敏感及“放”与“争”的思考》、《关于“干预生活”与“写真实”》、《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论作，便是他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作。谢望新以年轻人的激情，鲜明的理论主张，独到的艺术敏感，在新时期文学的最初几年里，为文坛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疏通航道，充当了一名骁勇的战士，留下了自己不易被淹没的声音。时至今日，我们当然可以从中挑拣出可商榷之处，但其理论价值和历史认识价值仍是值得重视的，至于文中跳荡的文采和情思，掩饰不住的理论气度和视野，更表现出这个初出茅庐者的良好潜质。

说到底历史为他提供了某种机遇。而且，文学批评之于他，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追求，不如说是在职业确定之后（他先后在报刊、杂志部门当了近二十年的编辑、记者）的一种命运选择。他不避深浅地走了进去，从此欲罢不能，算是被绑在“战车”上了。很难说，如果命运允许他再作一次选择，他会不会再与文学评论结缘。

尽管走上文学评论之路是历史和命运带来的综合结果，却不能否认，这大概也是最能与他的知识积累与精神气质相吻合的一种人生方式了。他忠诚地为此投放着自己的生命，让它变成一片又一片黑色的铅字。

耕耘十年，这收获是否丰厚呢？我不敢说。关于文学评论，人们的说三道四和各立主张够多的了，尽管它的意义人所共知，它也永远不是一只美丽的凤凰。也许谢望新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一直在自己的评论实践中寻找着最能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个性、自己的理论见地 and 艺术主张的论题和方式，而并不大理会这种论题和方式将会给自己带来些什么。我将这种充分意识

和顽强保持自己个性的东西，视为评论家最可珍惜的一种素质。有了这种素质，理论批评才有可能在艺术世界的上空自由地扇动自己的翅膀。

他早期的论作，论战意味都比较强烈。稍后一些，他将自己的目光放到广东老中青三代作家身上。这期间，他的论作是研究与评介、理解与挑刺共存的。收在本集中的《欧阳山及其创作断论》、三谈《走出五岭山脉》、《广东长篇小说创作三题》等，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作。尤其是“走出五岭山脉”这一论题的提出，为文学界所注目并议论纷纷，其效果尤如“一石击起千重浪”，余波至今未了。不管人们如何去理解这一论题，论作中对广东文学创作的历史与现状的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分析和批评以及对岭南文学理应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热切期望，充分表现出这位已步入中年的评论家的理论勇气和批评个性。说谢望新是新时期以来广东文学评论界最活跃又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并不过分。

力戒评论的盲从和依附，坚持自己的理论主张和选择独特的评论角度，一直成为谢望新的评论准则之一。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坛现象和层出不穷的文坛新人，谢望新总是力图说出一些别人不曾说过的话来，因此，他的意见也就更多地为作家朋友们所重视甚至引为知己。在对广东的文学创作进行一番扫瞄之后，谢望新的视野开始越过“五岭山脉”，投向全国一批影响较大的中青年作家。收到本集中的《五台山车祸与蒋子龙创作心态》、《落潮之后是涨潮》、《历史感的加强与悲剧意识的觉醒》只是其中极少几篇论作，其他绝大部分全国性作家作品的评论，被收入了评论家另一本集子《浪潮之外的孤魂》。这种覆盖面很大的评论活动以及闪烁于这些论作间的评论才华，使谢望新成为我国当代文学评坛上知名度颇高的评论家。

有人曾把谢望新纳入那种传统意味很强的社会历史批评派去进行评价，我也曾经有过这种尝试，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大一统的

划分法，评论家的个性与特点便被轻易地淹没到一种对共性的叙述之中了。我倒十分愿意从做文章的特点与方式上去认识一下谢望新。我把目前评坛最常见的批评文字分成三类：学者型的评论，编辑型的评论，才子型的评论。前者严谨稳健，立论讲究历史与现状的联系与差异，力求客观、准确和科学性；中者敏锐，立论常由点及面，追踪性极强；后者更多的是天马行空，作家作品均可为我所用。谢望新的评论文字，似乎更多地接近于编辑型的。当然也不是那么绝对。他的一些论作，也有学者意味很浓的。如《欧阳山及其创作断论》，写来洋洋洒洒，立论严谨，论据详实充足，的确是可以看出学问功底来的。也有那种才子型的，这种文字多见于他那种随笔式的文章。我较欣赏的是他那类编辑型的文字，尽管他的论作多为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却能由微观而宏观，触摸到当代文坛创作的某种脉息，从不显拘谨小气，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视野和气度了。

如果一定要将谢望新的评论实践划分为几个阶段的话，那么，我觉得早期的那些论作，尽管理论锋芒甚健，但在文风上还是显得过于平稳；中期的论作则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评论特性：理论视野的开阔，角度的独特与清新，文字上的灵动飘逸；及至近期，那种雄风与气度犹在，论作中情感化、情绪化的成分则加重了。但是，我的疑问也随之而来：如果评论中晃动着太多评论家自己的影子，会不会有损于评论的客观与准确？

这种疑问几近苛刻，但我认定这里面有个度的把握的问题。评论者与评论对象的关系，似可归纳为仰视、平视、俯视三种。依我之愚见，最好就是该仰视就仰视，该平视就平视，该俯视就俯视，正如作文章没有一定之规一样。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你怎么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取仰视或平视或俯视呢？这仍要取决于批评家的个人判断，仍是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而且似乎是一个永远的难题。

由此想到搞评论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是一种精神上的永远的受难。且不说评论家要时时取一种论战的态势，而且还要时时更新和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评论视角，而且，这一切都不是一种纯技术的工作，需要评论家的整个身心和灵魂的投入，而且，困难在于，你永远不能断言，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文学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来，谢望新君还会继续写下去。我只是期望，他这支笔能永远锋利，他那颗心能永远年轻。

是为序。

1989年2月21日于广州

五台山车祸与蒋子龙创作心态

——读《饥饿综合症》写下的梦话

1987年8月13日11时25分，蒋子龙、刘心武一行在五台山佛母洞山崖旁遭车祸。

我滞留几天后即返穗，便接到关于子龙《饥饿综合症》评论的紧急约稿。

读子龙新作，思绪又时时被拉回到五台山车祸。交错、扭结，无法解开，无可名状。于是，有了这篇不合评论规范的“梦话”。

——题记

关于饥饿的梦话：当代人类的所
有灾难皆来自饥饿。中国尤甚。

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应山西省作家协会《黄河》笔会之邀，游子们，你们来到这块吉祥之地，仅仅是为了切磋文学？为了探测小说的新观念？为了预知评论的命运？

在你们的自觉意识中，潜意识中，心灵深处的一角，还有什么“谜”，什么“隐秘”，什么“难言的苦衷”，需要神明的启迪，佛的导引？

刘心武，你还在停职审查期间，你不愿离开京城，不想招

惹是非，是郑义硬把你“裹挟”来的。一路上，你寡言，郁郁不欢，极少与人交往，连微笑也是吝啬的。同伴们把你说成是“最沉默的人”。你心中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停职审查结束后，前途如何？重新复出，对等调动，抑或削职为“民”（做一个纯粹的作家）？呵，五台山，你会将刘心武的思绪珍藏！

子龙，你也来了。一九八二年你第一次参加“笔会”，相隔整整四年，你这是第二次涉足“笔会”。你的看法：“文人宜散不宜聚。”否则，“满城风雨，不可收拾。”你不想将是非曲直扯出津门之外，但是，你的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员、朋友——成一、韩石山的盛情，你再也执拗不过了。你是重义气，重友情的。你谈笑风生，坦荡不羁，“无隔阂”的天性使你与谁都十分融洽，笑声如同淙淙泉水，随时流溢出来。你被同伴们称做“最豁达的人”。你刚从低谷（辞职）走出来，登上了“权力”的高位。你正在主持天津作家协会的工作。可你的笑声之中，有时不也含有因某种隐忧带来的苦涩吗？

史铁生，每远足，必占一卦。此行，得《易经》上一句箴言：“先嚎啕，后大笑。”史铁生，你只是为了验证命运无可抗拒的力量才上五台山的吗？作为残疾人，你如此眷恋大自然，眷恋生命，不也寄托着某种深沉的厚望吗？

张炯，你是为瞻仰佛教圣地而来？何西来，你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来？曾镇南，实在看不出你是为何而来？青春年少的高洪波呢？还有驾驭现代文学观的黄子平呢？

周介人，吴亮，一瘦一肥，“上海帮”中的两极。一见佛，必叩头跪拜。佛珠挂满胸前，仙气飘然。你们两位心够诚了。诚则灵。你们决不只是为了暂离大都市的尘埃，来换一换新鲜空气，你们希冀什么变得灵验呢？李劫，你动情地描绘了看到现代“佛”的辉煌景象；郑义推着史铁生的双轮车，走向太阳。同行者无不为你玄远的想象而激动。但不也正是你，发出了“人生的最高追

求是死亡”的宏论吗？你是把佛作为印证观念的客体，还是作为你自我体验的主体？程德培、蔡翔呢？

章世添，你这位迟到者，你不为名山大海，而为名人名作而来。你的职业敏感仍在支配着你的神经中枢。在佛面前你不可以变得超脱些吗？

三位未婚的年轻小姐，小奚，小李，小朱，你们是为编织青春的梦幻，期待佛光出现而来？

郑义、成一、韩石山、蒋韵、周山湖（珊泉）、张发、秦臻、张锐锋、赵建平、陈建祖，你们仅仅是来尽东道主的义务吗？你们那北方人的心的流向，也有像南方人一样的缠绵、娟秀吗？

谢望新。你自己呢？为友谊而来？山西作家中有你好几位老朋友。为实现三上五台山的宏愿而来？一九八六年五月，你一上五台山，为寺庙群落的壮观雄放而惊叹；为智慧菩萨——文殊菩萨在寺庙群落中的突出地位而兴奋，你多么希望在这里多汲取一点灵气、灵感！这次再上五台山，你是为友谊而来，为实现三上五台山的宏愿而来。但曾几何时，你的人生大道上却竖起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你遵从文学界朋友的意愿，以牺牲自我价值的实现，来换取更多同行价值的实现。“你在那个位置上与不在那个位置上是不一样的。”作家朋友路遥就是这样说的。不幸的是，一阵“冷风”平地拔起，将你良善的意愿吹落。你并不软弱，但你不愿把双脚陷在泥沼之中。于是，你坦然地离开了是非之地。人“灾”人“祸”，曾迫使你的神经一度绷紧，你也需要松弛松弛。在友人那里，你会因得到人间宝贵的情谊而哭泣。

这个世界太狭小了。人口密集的程度太大了。人们总是在磨擦和碰撞之间生活。磨擦、碰撞击出的火花，使空气的热度膨胀，有时简直可以使人窒息。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呻吟，各种各样的投诉，各种各样的呐喊，各种各样的反叛……人，甚至会因此生出奇妙的想法，超越地球，到太空中去飘游。因失重，

人们之间再也不会相互磨擦、碰撞了。

蒋子龙，你作为中国当代“改革文学”开先河之士，你的“开拓者的家族”成员，运用“权力”——这种现代社会活力的杠杆，攻克了一座座障碍。在旋风般行进的过程中，你的改革者们内心世界也有深沉的痛苦，甚至有泣血的痛苦。但那毕竟是试图驾驭生活大船的掌舵者的痛苦，是强者的痛苦。你的改革者中的许多人，最终并未成就大业，甚至染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但拓荒的先驱者们坚强的意志和魄力乃至信念，却使这种悲剧色彩，具有真正悲壮的崇高美。

可是，子龙，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只是关注强者创造的喜剧和失败的悲剧，而同时也关注普通人的忧伤，普通人的 人性呢？也许，自长篇小说《蛇神》始。

男主人公邵南孙为了获得女演员花露婵之爱，宁肯放弃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纯情的爱的追溯，成了邵南孙青年时代一种最高贵的梦想。但生活却无情地嘲弄了这种爱。当邵南孙的人生之旅在畸形时代经历了生与死、道德与价值观的蜕变之后，对于社会和人类慷慨馈赠的一切，邵南孙却采用一种 扭曲的变形的“复仇”手段，激烈地施以惩罚。极端的命运，予以极端的回报。但是，邵南孙最终把握住了自我，人格力量的升华，使邵南孙毫不犹豫地远离尘世，到埋葬着自己恋人的荒山野林去开始新的人生进取。子龙，在邵南孙身上，你以往小说中那种较为单纯的人性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思考与评判复杂化了。而且有了形而上与质的变化。人，不仅仅是为实现某种崇高的社会目的而尽义务生存的。还要获得作为一个人——大写的“人”的全部权利和全部正常的欲望（人格、人性、伦理、爱、才智、脾性、情趣……）。

蒋子龙，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这个泱泱大民族众多人口

中的一种饥饿症，且是综合型的饥饿症。饥饿，饥馑，干涸，干渴……精神导引被堵塞。

在上五台山的这帮智商高、自控能力强的文人墨客中，不也各自有着心的忧患、意念的饥饿吗？

贫血——精神的贫血，人性的贫血，情感的贫血，人与环境失调而造成心理心境的贫血！

你了解中国的监狱吗？你了解中国的准监狱——收审站、收容所吗？你了解准监狱的准犯人——起诉、判刑前的收审、收容者吗？（《收审记》——〈饥饿综合症〉之一，《花城》1986年5期）

这里是一片精神的荒漠，文明人类的准则在这里不适用，弱肉强食，人性荡然无存！

可怕的不是真正罪犯的混沌的疯狂。

可悲的是那些假想罪犯要学会当一个“真正”罪犯以适应生存！

真正的罪犯许多表现为兽欲的饥饿。

假想罪犯是一个正常人全部正常需求的饥饿。

真正的罪犯与假想罪犯之间，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兽性搏斗。后者甚至要比前者更厚颜无耻，更丑恶卑劣，才能在精神上 and 力量上压倒前者，才能逃脱犯人无形制订的法则的践踏。

荒谬世界的陷阱，听任荒谬的摆布。

陈公琦，《收审记》里假想罪犯的主人公，当你开始有了被霹雳击中末日审判般的情绪，当你的神经、理智全被雷火烧毁，当你不再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的人，你身上的恶性因子在集结，在膨胀，在繁衍，你铤而走险，你要用越狱的行动制造一个大的政治事件，你甚至萌发出给亲人创造灾难的欲望以揶揄不公的命运安排，报复把你推入陷阱的阴谋，撕碎你永远把握不了的险恶而又微妙的人际关系，你，陈公琦就在步

入真正毁灭的深渊！你使用的武器：非正义对非正义，邪恶对邪恶！

子龙，你满含悲怆，将现代中国准监狱的准犯人——包括真正的和假想的罪犯的精神的陷落，人性的沦丧，抒写得那样令人不寒而栗！

子龙，你为人类无情地构筑地狱，你也为人类梦呓般地建造天堂。

广漠的中华大地呢？经济的不发达，文明的欠缺，人际关系的严重异化，权力的过分崇拜，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单调、苍白。精神饥饿症，在所有的饥饿症中为最。

尤其是年轻人的感情，被求学的焦虑，职业选择的困惑，个性张扬的艰难，大都市的拥挤，住房的狭小，压抑得有点变形了。然而，愈是压抑，愈是要喷发，要奔突。

蒋子龙，你期望将这种压抑不住的感情，单调、苍白的精神生活，引导到文明的方向，引导到高级的境界。你用你“乌托邦”式的荒诞，构想了一座人间“快乐碉堡”（《〈碉堡〉——饥饿综合症之二》，《小说界》1987年4期）。这是感情的自由市场，是调整人际关系格局的变电站。心理、情感的合理释放，会获得一种从曲折痛苦的现实中解脱出来的群体感。男人和女人，非但不会超过既定的界限，反而会因感受到这里文雅、轻曼的氛围，结成一种美好的情愫。甚至诞生纯洁的友谊，诗意的爱情。虚伪、腐败、丑恶、竞争、苦恼的鬼魂甩掉了。

你的“快乐碉堡”，走来了两位女性。

一位是柳一娴，文化教养、职业地位和心性都非常高的独身女人。你一副典型的老派的端庄与持重，审慎与贞洁。你那样远离潮流，又想让潮流激起的浪花拥吻你。你惧怕孤独，又疯狂地